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



文史知识丛书

文史知识丛书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

《文史知识》编辑部

中华书局

1983年·北京

DK15 / 3

文史知识丛书
古代礼制风俗漫谈

《文史知识》编辑部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7 3/4 印张· 154 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5,000 册

统一书号：7018·31 定价：0.73 元

《文史知识丛书》缘起

《文史知识》创刊两年了。两年以来，我们从读者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舞，也从读者那里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典籍，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建立过光辉的业绩，也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现在，我们伟大祖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民族的历史，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文史知识》是以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尽管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但是我们愿意和广大读者、作者一道，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聊尽绵薄之力，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切实有用的历史文化知识。如果读者在工作和学习中，从我们的刊物里得到一点益处和方便，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的了。

《文史知识》创刊伊始，我们就曾设想，有些栏目的文章，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形成比较系统的专门知识。如今，两年已过，有些专栏已初具规模。我们根据读者的建议，在这个基础上着手编辑《文史知识丛书》。它的作法是，选择《文史知识》中读者欢迎的栏目，把其中已经发表的文章加以必

要的修改，对缺少的题目作些补充和调整，然后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编在一起，陆续为读者提供一批较为系统的文史知识读物。

《文史知识丛书》仅仅是繁茂书林中的一颗幼苗，当它破土而出的时候，是免不了脆弱的，但是，我们相信，在广大读者和作者的扶植培育下，它会渐渐地茁壮起来。诚挚地希望读者和专家学者，不断给我们以帮助指导，把这套丛书编好。

《文 史 知 识》编 辑 部

1982年6月

目 录

漫谈文化史知识.....	阴法鲁 (1)
周勃为什么要闯入北军	
——谈西汉的南北军.....	许树安 (16)
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	赵 洛 (22)
内阁的由来.....	邹身城 (26)
达赖、班禅名号小释.....	曾文琼 (28)
清代军机处漫谈.....	宋元强 (34)
清朝的绿营.....	罗尔纲 (39)
关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郑师渠 (45)
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同文馆.....	李喜所 (50)
我国古代国家首脑的称号.....	左言东 (54)
楚子为什么要“问鼎”.....	
杜迺松 (60)	
说欹器.....	陆锡兴 (64)
汉晋的“节”.....	杨 泓 (67)
“露布”絮语.....	方南生 (72)
从“吕布射戟”谈戟和门戟.....	杨 泓 (76)
从《武经总要》看宋初的火药和火器.....	王兆春 (82)

管形射击火器的发明及其西传的例证	王兆春	(87)
“封禅”的缘起和发展	吉书时	(93)
避讳浅说	崔统华	(97)
古人座次的尊卑和堂室制度		
——从鸿门宴的座次谈起	王文锦	(105)
“跪拜礼”的起源和消亡	姚荣涛	(111)
“趋”和礼	建 琨	(115)
顿首·稽首·空首	林洪文	(118)
周代“五刑”探微	景戎华	(120)
古代宫刑述闻	许仲毅	(126)
说“凌迟”	阎步克	(131)
午门和廷杖	尔 泗	(134)
铁 券	叶晨晖	(138)
皇帝与“九”	张羽新	(141)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琐谈	潘深亮	(143)
“金砖”墁地	蒋博光	(147)
古代皇宫冬天怎样取暖	王 诚	(149)
清代皇帝怎样用膳	徐启宪	(152)
说“饼”	洪 沈	(156)
话古扇	汪莱茵	(158)
铜镜杂谈	杜迺松	(162)
算盘古今	王中伟	(166)

“秦王破阵”与“霓裳羽衣”	姚嘲冰	(170)
中国国歌小史	费成康	(178)
南宋临安的“大世界”——瓦子	张学舒	(181)
说“旦”	周笃文	(183)
唐代的马毬戏	吕 艺	(185)
清代的《冰嬉图》	傅进学	(190)
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	楚 庄	(195)
中国古代的姓和氏	李解民	(205)
古代“劫夺婚”	向 黎	(210)
古代媵、妾制	向 黎	(213)
麈尾与魏晋名士清谈	白化文	(216)
“禊事”风俗谈	隽雪艳	(221)
从《兰亭序》谈“曲水流觞”	姚嘲冰	(225)
漫话火葬	杨存田	(229)
“润笔”杂谈	奚锦顺	(232)
《玄奘图》中玄奘背的东西是什么?	王 森	(237)

漫谈文化史知识

阴 法 鲁

古代文史著作是古代社会的产物。研究这类著作，不但需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古代汉语和基本的历史知识，而且还应当广泛地熟悉古代社会里出现的各种事物，即古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情况。说明这种情况的知识，可以称为文化史知识。

读古代文史著作，如果不熟悉当时的社会生活，就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文字虽然都认识了，但对内容却不理解，甚至还会引起一些幻觉或错觉。例如看到书上说到古代帝王的宫殿，脑子里就可能浮现出北京故宫的景象。实际上，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处于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陆续修成的，以前的历代宫殿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和建筑水平。战国时代，在今山东省东部的齐国，是个比较富庶的国家。有一天，国君齐宣王坐在大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就问他：“牵着牛到哪里去？”那个人回答说：“要杀牛祭钟。”宣王竟然看到牛吓得直打哆嗦，于是命令那个人用羊来代替牛，杀了羊祭钟。这个故事是否完全可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可以使人推想，齐国的这座大殿并不太高。朝廷的院子也并不太大，不能和北京故宫相比。当然古代宫殿的建筑也不会太小、太简陋。就商代说，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大的铜器“司母戊”鼎，高一百三十

三厘米，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那末，安置这种庞然大物的建筑就一定具有相应的规模和艺术成就，因为艺术的发展水平不会只孤立地表现在铜器上。

文化史知识的范围很广，包括古人的衣食住行、器物用具、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科学技术、天文地理、艺术、中外文化关系等各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知识的来源，主要是文献记载，其次是考古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解放以后出土的大量文物和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社会调查，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真实资料。现在举一些事例，说明古代文化史知识和文学作品以及历史文献的关系。

(一) 在衣食住行方面 如《诗经·豳风·七月篇》反映了西周劳动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的呼声：“取彼狐狸，为公子裘。”农奴捕得狐狸，交给领主做皮袄，而自己却落得“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里所谓衣是指布衣，褐是粗毛织品。当时没有棉花，布是用麻织成的。贵族穿丝帛，平民穿布衣或求布衣而不可得。以后，布衣就成了平民的代称。《史记·李斯传》说李斯原是“上蔡布衣”，即上蔡的平民。又如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西汉成帝时班家有个班伯，曾与大族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唐代颜师古注：“纨，素也。绮，今细绫也。并贵戚子弟之服。”按素即白绢，绫有文理，襦为上衣，绔或写作袴，同裤。因此，纨袴子弟就成了富家轻薄子弟的代称。

古人酿酒，起源很早。商周时代，贵族饮酒的风气就很盛。《诗经·小雅·大东篇》：“维北有斗（星宿），不可以挹酒浆。”那时是用斗舀酒的。古代的酒是米酒，不是后来的白干酒。所

以在古代记载中，有些人的酒量大得惊人。李白《月下独酌》诗：“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说一次喝一斗酒，可能并非艺术夸张。

《韩非子·五蠹篇》记载，上古之世，人少而禽兽虫蛇多，有个“有巢氏”出来，教人民“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这个传说还是合乎社会发展过程的。构木为巢，是说人们受了鸟在树上筑巢的启发而修筑房屋，并不是说人也在树上住过。人在树上搭房子，很困难，即使搭上，大风一起，也会摇下来。在我国西南和东北边疆的山区，过去有些房子是在用木架构成的底架上修建起来的，很结实，距地面较高，人们用梯子上下。不仅能防备野兽虫蛇的侵害，而且能防潮。古代所谓构木为巢，应是指这类房子说的。古人看“晷”(guǐ 日影)来计算时间，夜间用膏油点灯以照明，所以唐代文学家韩愈《进学解》一文中以“焚膏继晷”一语，形容珍惜时间、勤学不倦的精神。点灯时，灯心燃烧，余烬常结为花形，称“灯花”。古人认为灯花的出现，是和主人的运气有关的事情。《汉书·艺文志》中有《占灯花术》一书，已失传。南北朝时庾信作《对烛赋》，其中有“复讶灯花今得钱”之语，反映了古代“灯火花，得钱财”的一种迷信传说。灯心燃久了，或者结成了灯花，就要加以拨挑，称为“挑灯”。唐代诗人岑参《邯郸客舍歌》：“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辛弃疾《破阵子》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挑灯即拨亮灯光的意思。现在已经普遍地使用了电灯，如果不是使用油灯，再说“挑灯夜读”，就是笑话了。

古代中原人民很早就发明了车和船，用以载人运物。在战国时代以前，中原人民还不常骑马，作战也用车。但后来发现

用这种战车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就显得太笨重了，特别是在山地和沙漠地区作战，更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到战国时代，赵国的武灵王（公元前325—前306年在位）“胡服骑射”，提倡改为骑马作战。在秦代末年的楚汉战争中，骑兵已经成了活跃的力量。《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由垓下突围逃走，“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汉军“以五千骑追之”。项羽至乌江，亭长劝他渡江，固守江东，他没有接受，自刎而死。唐诗人杜牧《乌江亭怀古》诗：“江东子弟多贤俊，卷土重来未可期。”卷土二字，写出了大批骑兵结队奔驰，扬起滚滚尘土，象急流中波浪翻腾的雄壮气势。

战国以后，除了作战以外，骑马以代车代步，就在中原盛行起来。《汉书·高帝记》记载，汉高祖召齐国旧贵族田横，“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田横乘传，大概仍是指传车而言。《汉书·李陵传》：“因骑置以闻。”颜师古注：“谓驿骑也”。这里是指骑马而言，驿卒骑马到长安送递公文。又《丙吉传》记载：丙吉的驭吏熟悉边郡情况，“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骑马比乘车方便而且迅速。“奔命书”即紧急文书。陈直先生据居延汉简，认为“边郡公牍，有要事时，是用赤白囊。简文既仅云‘赤表’，似为赤表白囊。”^①可能是白囊外加红色标志。

（二）在制度方面 《易经·系辞》说，神农氏的时候，“日中（正午）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

^① 《汉书新证》386页。

所。”在货币产生以前，以物易物，互通有无，是普遍的贸易形式。在中原地区，这种贸易形式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很难说。解放以前，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还有定期的以物易物的集市，参加者都是住在附近的人。

什么时候开始用货币？商代是否已有货币，考古学家的意见还不一致。当时由南方运来的海贝，成为贵族的珍贵装饰品。甲骨文中有“取贝二朋”的记载。用线把贝系成一串，称朋，是计算贝的单位。到了西周、春秋时代，贝就逐渐多起来，贵族视为至宝，已经获得货币形态。金文中多有“锡（赐）贝”的记载，《诗经·小雅·菁菁者莪篇》也有“锡我百朋”的语句。一朋是多少贝呢？古注或说五贝，或说十贝。由考古资料考察，以五贝说为妥。

贝是宝物，但没有实用价值，而且过于昂贵，不便于零买零卖，所以不能成为民间的通货。有的考古学家指出，当时有两类市场，即贵族市场和民间市场。在民间，贸易仍然是以物易物，或者是以某几种生产工具作为货币。后来作为货币的钱、镈（后写作布）、刀等都是由生产工具转化而成的。钱、镈是铲、锄之类的农具。这些工具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每家不可能储备很多，而且也不便于零买零卖，因此，粮食和布丝还是最常用的交易品。《诗经·小雅·小宛篇》说：“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吉）？”考古学家认为，带着粮食出去占卜，如果没有其他意义，就是用粮食作为占卜费。这种解释很有道理。在金属品很稀罕的情况下，即使有钱镈之类作为货币，占一次卦也不能给卜师一把铲子啊，宁可给他一些粮食。《诗经·卫风·氓篇》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古注认为“布，币也。”

诗中说抱着布来换丝，这个布字大概不是货币，而是用麻织成的布。据已发现的文化遗存考察，春秋晚期晋国铸造金属货币“空首布”。

秦始皇统一之后，规定铜钱的样式是圆形方孔，此后历代的铜钱都沿用这种样式。但在文史著作中有时还出现货币的原始名称。古乐府诗《白头吟》：“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钱刀即金钱。西晋隐士鲁褒《钱神论》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孔方兄”这个称号富为讽刺意义，既象征钱的样式，又象征贪财好利者的性格。

又如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就关系到很多文献的解释问题。西周和春秋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上是处于什么阶段呢？有人认为是奴隶社会；有人认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是封建领主制社会。许多研究者根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和西藏地区的旧社会调查资料，认为中原地区在西周和春秋时代是封建领主制即封建农奴制社会。

西藏和西双版纳在解放以前，都是封建农奴制社会，那里的土地都归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即最大领主所支配。土地不能买卖，由最大领主层递分封给大小各级领主。领主把自己管领的土地留一部分作自营地，而把其余的分给农奴作份地。农奴要无偿地耕种领主的自营地，把全部收获物交给领主。份地由农奴自己耕种，收获物归自己，不再向领主交纳地租，但仍受其他特权剥削。这是属于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

这种情况和西周及春秋时代是相类似的。周天子是最大的领主即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授土授民，层递分封，和诸侯、

卿、大夫、士各級領主構成了統治階級，統治著廣大的農奴和奴隸。《詩經·小雅·北山篇》說“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反映了“土地王有”的事實。分配土地，以“邑”、“田”為單位，這種土地制度即莊園制，也可以稱為井田制。《孟子·滕文公篇》記載：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孟子並沒有見過井田，井田不會是這樣的整齊划一，但這段話反映了古代封建領主的莊園經濟的影子。公田即領主自營地；私指私田，即農奴的份地。根據這樣的理據，對一些有關記載就可以有進一步的認識了。《詩經·小雅·大田篇》：“有渰（云起貌）萋萋（盛貌），興雨祁祁（徐緩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這裡所說的公田、私田，就可以用井田制來解釋。大田也是公田的意思，又稱甫田。

由於階級矛盾的激化，農奴對領主的鬥爭，到了春秋時代，井田制就難以維持下去了。《詩經·齊風·甫田篇》說：“无田（佃）甫田，維莠骄驕。”公田里莠草這樣茂盛，庄稼就不可能生長了。這也是對領主的沉重打擊。土地制度不能不改變了。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魯國“初稅畝”，按田畝多少收稅，承認土地私有制，勞役地租轉化為實物地租（仍有繁重的徭役）。到了戰國時代，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在秦國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南宋學者朱熹《開阡陌辨》說：“開者，乃破壞剝削之意，而非創立建置之名。”井田制既已廢除，作為井田標志的阡陌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另一個剝削階級——地主階級，首先在秦國代替了領主階級，取得了政

权。

古代文献里经常出现统治阶级的一些称号。有谥号，一般是帝王和官僚死后按他们的生平事迹所加的称号，绝大部分是褒义的。有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牌位时所加的称号。夏桀，传说姓姒名履癸，商纣姓子名辛，桀、纣是后来加给他们的贬义谥号。历史上的皇帝，绝大多数都有庙号、谥号。如“〔汉〕高祖（庙号）高皇帝（谥号）刘邦”、“〔汉〕世宗（庙号）孝武帝（谥号）刘彻”、“〔隋〕高祖（庙号）文帝（谥号）杨坚”、“〔唐〕高祖（庙号）神尧大圣大光孝帝（谥号）李渊”、“〔宋〕太祖（庙号）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帝（谥号）赵匡胤”。历史上对隋代以前的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武帝、隋文帝；对唐以后的皇帝，因谥号逐渐加长，不便称谓，于是多称庙号，如唐高祖、宋太祖。

从汉武帝起，又立年号，他的年号就有“建元”、“元光”、“元朔”等。以后历代皇帝都有年号，而且多数皇帝的年号都不止一个。明清两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因此，习惯上常用他们的年号代表人。如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是“正德”，就称他“正德帝”或“正德”；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是“康熙”，就称他“康熙帝”或“康熙”。

古代的王侯贵族和士大夫也有谥号。如春秋时代齐国国君齐桓公（谥号），姓姜名小白；晋国国君晋文公（谥号），姓姬名重耳。鲁国大夫季孙肥，谥康，所以也称季康子。汉高祖之弟刘交，封楚王，谥元，所以称楚元王。他的诗集称《元王诗》，已佚。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封武乡侯，谥忠武。他的文集称《诸葛忠武侯集》。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谥昭明。他主持

编辑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称《昭明文选》，他的文集称《昭明太子集》。

还有一种私谥，不是出于官府，而是由亲朋等评议所定的称号。如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展禽，死后由他的门徒谥为惠，因居柳下地方，即称柳下惠。东晋文学家陶潜（渊明）死后，“世称靖节先生”。这也是私谥。他的诗注称《陶靖节诗注》。

封号是帝王封给臣属爵位或土地时所加的称号。如战国时代卫国人公孙鞅，在秦国执政，因功封商、於十五邑，称为商君，也称商鞅。他的著作称《商君书》。汉高祖之子刘安，封淮南王。他主持编写的一部书称《淮南子》。唐代的张说，封燕国公。他的文集称《张燕公集》。宋代的王安石，封荆国公。他的年谱称《王荆公年谱》。

(三)在文化生活方面 如天干、地支的运用问题。关于干支的起源，现在还不很清楚。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在古代有广泛的用途：

(甲)用干支表示时间。(1)表示年份。有只用地支的，如子年、丑年等；有用干支配合方式的，如甲子年、乙丑年等。用后一种方式纪年，如由甲子年至另一甲子年，历六十年循环一次（也适用于纪日）。就人说，六十岁旧称“花甲”。花甲是“花甲子”的简称，因干支相插着配合，所以称“花”。古人称年龄相同为“同甲”或“同庚”，称年龄为“年庚”，婚礼中男女双方交换的开具年龄等项的项目单称为“庚帖”。旧时，以地支和十二属相（肖兽）相配合，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子年称为鼠年，丑年